



丙子



長樂郡
振錄西



呂氏詩經讀詩記卷第二

北山之什

廣東高縣道場
國子監藏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李氏曰孔子曰公則說若不均則雖枉役未甚勞苦而人亦將怨矣觀大東之詩則有粲粲衣服者有葛屨履霜者北山之詩則有息偃在床者有不已于行者則天下安得而說服哉

○王氏曰經營四方出入風議皆大夫之事也陟彼北山言采其杞音起偕偕音皆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音古憂我父母

李氏曰杞枸杞也左氏昭十年有園生之杞杜元凱注云世所謂枸杞者○毛氏曰偕偕疆壯貌說文曰偕強也○朱氏曰大夫行役陟彼北山采杞而食也○毛氏曰士子有王事者也○

鄭氏曰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息○朱氏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言以王事而貽親憂也

溥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音賓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毛氏曰溥大率循濱厓也孔子曰九州海環之濱是四畔近水之處○王氏曰取數多謂之賢

禮記曰某賢於某若干與此同義孔叢子曰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出小爾雅廣詁篇○朱

氏曰言上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詩人之忠厚如此孔

氏曰作者言王道之哀傷境界之削則云感國百里感感靡所聘恨其有人衆而不使即以廣

大言之所怨情異故設辭不同○董氏曰孟子荀氏作普天之下左氏引詩亦然古無濱字說

文作瀕徐鉉謂俗作濱非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布彭反嘉我未老鮮息淺反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毛氏曰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鄭氏曰嘉鮮皆善也○毛氏曰將壯也○朱氏曰旅

與齊同李氏曰毛氏以旅為衆案柔柔曰靡有旅力秦誓曰旅力既愆若柔柔之詩以謂衆力

方盛猶可也如秦誓及此詩但指作詩者及良士耳不得解為衆也旅亦訓陳左氏庭實旅百

杜元凱注以旅訓陳此旅力亦是陳力也○後漢傳毅詩曰哀我經營旅力靡及注旅陳也○

李氏曰四牡彭彭然不得休息王事傍傍然不得已蓋王之意善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以我

之力方且剛強可以經營四方而使之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毛氏曰燕燕安息貌盡瘁事國盡力勞瘁以從國事○鄭氏曰不已猶不止也李氏曰有不止於行而馳驅於道路者○李氏曰自此以下皆言役使不均劉氏曰彼或不知叫号我則慘慘劬勞彼或棲遲偃仰我則王事鞅掌彼或湛樂飲酒我則慘慘畏咎彼或出入風議我則靡事不為以彼為賢耶則國事待我而集以我為賢耶則厚祿居彼為多○左氏傳晉伯瑕曰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

或不知叫號戶刀反或慘慘七感反劬勞或栖音西遲偃仰或王事鞅於兩反掌

李氏曰有棲遲於家而偃仰者○毛氏曰鞅掌

大容也孔氏曰鞅掌煩勞之狀言事煩鞅掌不暇為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為鞅掌其言出於此○釋文偃仰作偃印○東萊曰號呼也或不知叫號謂深居安逸雖外之叫呼亦不知也

或湛都南反樂音洛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音諷議如字協句音宜或靡事不為

王氏曰出入風議親信而優游也陳氏曰出入風議從口舌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鄭氏曰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自悔與小人並無將大車祇音支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牴都祀反兮

鄭氏曰將猶扶進也○孔氏曰大車平地載任之車其車駕牛祇造也○毛氏曰牴病也○蘇



原件短缺

P4

氏曰將大車則塵汚之思百憂剝病及之○李氏曰猶小人不可與之共事與之共事難及其身不可逃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莫庭反無思百憂不出于頰古迥反

朱氏曰冥冥昏晦也頰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荀子大略篇云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無將大車維塵雖於勇反兮無思百憂祇自重直

謂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謂二月也下云日月方輿傳曰煖即春溫亦謂二月也○鄭氏曰昔以是時往至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莫矣蓋身獨而事眾是以勤勞而不暇也○孔氏曰悔仕於亂故念彼其人睠睠然情懷反顧恨不隱而遭此勞也我誠思歸畏此謹怒而不敢歸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輿於六反曷云其還政事愈感子六反歲聿云莫采蕭獲戶郭反菽音叔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芳福反

毛氏曰輿煖也○鄭氏曰愈猶益也○毛氏曰感促也○鄭氏曰詒遺也○毛氏曰戚憂也○鄭氏曰興起也○朱氏曰今未知還期而政事

益以促急是以至此歲莫采蕭獲菽之時而不得歸也長樂劉氏曰采蕭獲菽者祭之事也。董氏曰采蕭所以祭也獲菽所以畜也觀時之曉所以為畜為祭不得有備故憂之而感。鄭氏曰自詒伊戚我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仕之辭。蘇氏曰念彼共人興言出宿不安寢也。鄭氏曰夜卧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朱氏曰畏此反覆王政險側不可知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昌慮反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毛氏曰恒常也。王氏曰靖靜也。毛氏曰式用也。丘氏曰穀祿也。朱氏曰以猶與也。歐陽氏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乃是大夫自相勞苦之辭云無苟偷安使靖共爾位之職惟王

直是與剝神將佑爾以福也。鄭氏禮記注曰神聽汝之所為用祿與汝。表記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鄭氏曰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不尚辭不多浮華之言也。弗自不身與相親。呂氏曰上達者進乎高明下達者趣乎污下自者所由以為王也彼謂孔子主癰疽與侍人濟環非其人而自之也。東萊曰上三章皆悔仕亂世厭於勞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懷歸之歎至是知不可去矣剝與其同列自相勞苦曰嗟爾君子無恒欲安處也苟靜恭於位惟正直之道是與剝神將佑之矣何必去哉卒章又申言之也。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呼報反是正直

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毛氏曰息猶處也介景皆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鐘刺幽王也孔氏曰鄭氏於中侯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為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為說也鼓鍾將將七羊反淮水湯湯音傷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孔氏曰鼓擊也○釋文曰將將聲也○禹貢曰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孔氏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釋文曰湯湯流盛也○鄭氏曰淑善也允信也○王氏曰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故人憂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者傷今而思古也李氏曰言今我思古之善人君子念而信之未嘗忘也

鼓鍾喑喑音皆淮水潛潛戶皆反憂心且悲淑慎君子其德不回

毛氏曰喑喑猶將將也○蘇氏曰潛潛水流也○毛氏曰回邪也○王氏曰潛潛剔既不溢矣淑人君子其德不回亦思古也

鼓鍾伐鼗古毛反淮有三洲憂心且妯勑反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毛氏曰鼗大鼓也周禮鼓人以鼗鼓鼓役事注云鼗鼓長丈二尺鞞人云鞞鼓長尋有四尺○孔氏曰鼗即鞞也古今字異耳○孔氏曰水中

可居曰洲○蘇氏曰言水落而洲見也○毛氏曰妯勑也猶若也○王氏曰作樂當淮水之溢至淮水之降以言其久也其流連亦甚矣○孔氏曰憂結於心為之變動容貌念古之善人君

子其德不若幽王也朱氏曰言不若今王之荒
亂○董氏曰用於淮上則其地遠也用於三洲
則其役久也其地遠其役久則民怨而音變悽
苦之氣貫金石入陶匏故聞之者憂傷也○東
萊曰淮有三洲作詩者賤其當時所見也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箏以
灼反不僭止念反

孔氏曰欽欽亦鍾聲也毛氏曰欽欽言使人樂
進也○孔氏曰人間而樂進其善○爾雅疏曰
禮圖舊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
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
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
六分五絃後加文武二絃笙以匏為底列十三
管匏中笙筦有簧故或謂笙為簧磬以石為之

其制在考工記磬氏○蘇氏曰雅二雅南二南
也箏解見簡兮毛氏曰為雅為南也舞四夷之
樂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
朱離比夷之樂曰禁以為箏舞○鄭氏曰雅萬
舞也南也箏也二舞不僭周樂尚武故謂萬舞
為雅雅正也箏舞文樂也○歐陽氏曰季札見
舞南箏者曰美哉猶有憾蓋以為文王之樂詩
又以文王之詩為周南召南以雅以南者不知
南為何樂當闕所未詳○朱氏曰僭亂也○孔
氏曰先言鍾者先擊金以奏諸樂左傳謂之金
奏○朱氏曰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
也以雅以南以箏不僭言三者皆不僭也○蘇
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人
人剔非也

鼓鍾四章章五句

楚茨徐咨反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音來多荒
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
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剔致力
於神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
明逮羣下至巧受福無疆若非德盛政修何以
致之○蘇氏曰凡詳言之者皆思而不得見之
辭也

楚楚者茨言抽勑畱反其棘自昔何為我藝與世
反黍稷我黍與與音餘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
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湯果反以侑音又
以介景福

毛氏曰楚楚茨棘貌○鄭氏曰茨蒺藜也孔氏

曰釋艸文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

○董氏曰鄭康成謂趨以采薺當為楚薺之薺

慮後世誤也○說文曰薺蒺藜也而茨則以茅

葺屋覆之名然則當康成世字猶為薺其為茨

者後人誤也○朱氏曰抽謂其條抽發○鄭氏

曰與與翼翼蕃蕪貌○毛氏曰露積曰庾孔氏

曰甫田言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此聚稼也又曰

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積粟也下言乃求千斯

倉乃求萬斯箱欲以萬箱載稼千倉納庾是庾

未入倉矣故曰露積周語云野有庾積○鄭氏

曰十萬曰億○毛氏曰安安坐也侑勸也○孔

氏曰介大也○鄭氏曰景大也○王氏曰今棘

茨之所生乃自管我藝黍稷之地○孔氏曰我

所種之黍與與然我所種之稷翼翼然蕃茂盛

大皆得成就○王氏曰及其收也則我倉既盈無所藏之則露積為庾其數至億長樂劉氏曰古者內自鄉遂外薄要荒皆成井邑與與然比鄰之黍皆豐也翼翼然左右之稷皆實也故我倉盈於州都我庾充於億兆其成民如此然後可以致力於鬼神於是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鄭氏曰以黍稷為酒食以祀先祖既有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恐其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少牢饋食禮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答拜遂生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注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疏之宜以介景福也

濟濟子禮反踳踳七羊反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剥或亨普庚反或肆音四或將祝祭亏禘補彭反

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居良反

毛氏曰濟濟踳踳言有容也孔氏曰言禮云大夫濟濟士踳踳是有容也祭祀之禮主人自慙而超其實賓客則有容儀故濟濟踳踳也○長樂劉氏曰絜者在滌而芻之也○鄭氏曰冬祭曰烝秋祭曰嘗董氏曰自黍稷成為酒醴至其為祭乃烝嘗之時也剥解剥其皮也○毛氏曰亨飪之也孔氏曰亨謂煑之使熟故云亨飪之也肆陳也蘇氏曰肆陳其骨體於俎也○朱氏曰鄭氏讀肆為剔謂剔其骨輕而升之俎也亦通○鄭氏曰將奉持而進之也○毛氏曰禘門內也孔氏曰郊特牲云索祭祝亏禘注云廟門外曰禘與此不同○鄭氏曰孔甚也○朱氏曰

明猶備也著也○毛氏曰皇大也○朱氏曰神保鬼神之嘉號楚詞曰思靈保兮賢姱旬于奴蓋古語然也○長樂劉氏曰孝孫謂天子也○孔氏曰介大也○鄭氏曰疆境界也○孔氏曰古之明王其助祭之臣其儀濟濟然踴踴然乃潔所祀之牛羊為丞嘗之祭又曰周禮祭祀之聯事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各有司也既潔此牲其治之亦各有職或解剝之者或亨煮之者或陳之者或奉持而進之者○鄭氏曰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王氏曰凡祭裸鬯求諸陰燭蕭求諸陽索祭祀于禘求于陰陽之間夫遊魂為變無不之無不在求之不可一所故祝祭于禘而祀事所以孔明也燭先彫反○王氏

曰夫然故先祖是皇神保是享而孝孫有慶矣○丘氏曰孝孫有慶者神報以大福萬壽無疆也

執爨七乱反踏踏七夕反為俎孔碩或燔音煩或炙之救反君婦莫莫音麥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醕市田反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毛氏曰饗饗饗厚饗也孔氏曰祭祀之禮饗饗以煮肉廩饗以炊未少牢云饗饗在門東南北上廩饗在饗饗之北踏踏言饗饗有容也孔氏曰執爨竈之人皆踏踏然敬慎○丘氏曰為俎孔碩謂載牲體於俎甚大也○鄭氏曰燔燔肉也炙肝炙也孔氏曰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然言從獻者謂既獻酒即以此燔炙

從之知燔肉炙肝者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用
 從王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與此燔同則彼
 肝與此炙同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
 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炮也君
 婦謂后也孔氏曰凡適妻稱君婦故妾稱之為
 女君也○毛氏曰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孔
 氏曰九嬪贊后薦徹豆籩是后主供籩豆由后
 能清靜篤敬故能為豆甚多若簡躁不恭則不
 能也○毛氏曰豆謂內羞庶羞也孔氏曰有司
 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注云房中
 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養其豆則醢食糝食庶羞
 羊臠豕臠皆有載臨房中之羞內羞也假大夫
 賓尸尚有二羞明天子之正祭有二羞矣天子
 庶羞百有二十品○朱氏曰為賓為客言既以

豆獻尸又與賓客相獻酬也毛氏曰繹而賓客
 及賓客○孔氏曰正祭之曰賓用之為薦明召
 又為釋而賓敬其尸繹雖在後而尸尊於賓客
 故先言之○鄭氏曰始主人酌賓為獻賓既酢
 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醕至旅而爵交錯以
 徧孔氏曰特牲少牢皆有其事○毛氏曰東西
 為交邪行為錯○鄭氏曰卒盡也○毛氏曰庶
 法度也○鄭氏曰古者於旅也語○朱氏曰獲
 得其宜也○毛氏曰格來也酢報也○孔氏曰
 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靜之德俎豆肥美
 獻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以多福○坊
 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
 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醢酒在堂澄酒在
 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

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東萊曰為俎孔碩謂薦熟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鄭氏以為一事誤矣燔肉與肝炙豈得謂之孔碩乎味坊記之言則三代之祭祀洋洋乎其可識矣

我孔熯呼但反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祖賚孝孫苾浦必反芬孚云反孝祀神嗜市志反飲食卜爾百福如幾音機如式既齊既稷既烝既釀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說文曰熯乾貌詩曰我孔熯矣○董氏曰式用也○鄭氏曰莫無也愆過也○毛氏曰善於其事曰工○李氏曰善於為祝者○鄭氏曰徂往也賚予也○釋文曰苾芬馨香也○朱氏曰卜

猶期也鄭氏曰卜與也○毛氏曰幾期也左傳曰易幾而哭式法也 孔氏曰王肅云齊整也

○毛氏曰稷疾也○孔氏曰王肅云臣誠正也○毛氏曰勅固也蘇氏曰勅戒也○陳氏曰極

中也中者五福之所聚○蘇氏曰禮行既久筋力竭矣陳氏曰勞而乾竭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祭將畢祝致神意以嘏主人曰鄭氏曰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既而以嘏之物注于

主人爾飲食芬絜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期孔氏曰謂不遲晚也其多如法孔氏曰謂來必豐足不乏少也○李氏曰奉其祭祀整齊急疾

誠正慎固故錫爾中之福至於時萬時億之多也○鄭氏曰此皆嘏辭之意孔氏曰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兮汝孝孫來汝

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
引之是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之此
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略○董氏曰韓
詩作馥芬孝祀○釋文嗜作者曰市志反又巨
之反

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
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方
吹反徹直列反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鄭氏曰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徂位孝
孫徂位堂下西面立也孔氏曰徂是自此適假
之辭位是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戶外門
面少牢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阼階土西
面是尊者出稍遠也此云徂位明遠於大夫故
如至堂下也特牲少牢皆西面故知天子之位

亦西面也○毛氏曰致告告利成也少牢注云
利猶養也成畢也言孝子之養禮畢○孔氏曰
特牲告利成即云尸謏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
利成即云祝入尸謏主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
人以利成是致尸意也孝子之事尸有尊親及
賓客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禮畢
義由於尸非主人所當先發謏所六反○鄭氏
曰具皆也孔氏曰言皆醉者所祭群廟非止一
神故也○朱氏曰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
敬之至如見之也○毛氏曰皇大也○朱氏曰
皇尸者尊稱之也○鄭氏曰載則也○孔氏曰
鳴鼓鍾以送尸謂奏肆夏也大司樂尸出入奏
肆夏○鄭氏曰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謏送尸
而神歸釋文曰謏起也○孔氏曰尸與神為節

度者也神無形故尸象焉廢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太諸饌孔氏曰膳夫祭祀則徹王之昨俎其餘則其屬徹之故言諸宰以膳夫是宰之屬也君婦籩豆而已孔氏曰九嬪祭祀贊后徹豆籩不遲以疾為敬也長樂劉氏曰不遲不敢怠且緩如神猶在也○朱氏曰亦不留神惠之意也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孔氏曰特牲少年祀皆曰祝報其俎以出是歸賓客之俎也又特牲○祝命徹昨俎豆籩設于東序下所以留同姓燕也○孔氏曰此受嘏之後言祭畢告利成送尸徹饌與同姓燕之事○東萊曰孔氏論特牲少牢禮祝致尸意告主人以利成之說既得之矣其下又云天子尊節文備祝先致尸意於主人乃

致主人意告尸此乃牽合以附鄭氏之說初無據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翫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天帝反引之

毛氏曰綏安也將行也○鄭氏曰小大猶長幼也○董氏曰稽首謂頭拜至地也○鄭氏曰惠順也甚順於禮甚得其時○爾雅曰替廢引長也子子孫孫引無極也○孔氏曰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章即陳燕私之事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又曰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朱氏曰凡廟之制前廟後寢祭於廟而燕於寢○朱氏曰且於祭既受祿矣故

以燕為將受後祿而綏之也鄭氏曰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爾穀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長樂劉氏曰莫有怨而不足者而皆歡慶醉飽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董氏曰維其盡之則內盡志外盡物子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爾雅注曰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廢長行之○孔氏曰神嗜飲食以下是慶辭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長樂劉氏曰天下之土昔為水之所泊而禹治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奏庶艱食蒸民乃粒萬邦作又彌成五服至于

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田法成於禹稷久矣夏道衰微而公劉紹興后稷之業尚道廢墜而大王王季緒理公劉之遺文武既有天下而周公輔弼成王廣五服為九服推后稷之法以踐禹功遂成畎澮於天下至於幽王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則畎畝不脩於天不是以夫間之遂不距於溝畛下之溝不距于洫涂下之洫不距于澮道下之澮不距于川路下之川不距于海是所謂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也疆理者川自六鄉而距于海路自荒服而達于畿之謂也

東萊曰劉氏釋序之意善矣但詩之曾孫蓋泛指周之盛王周自后稷教民播種故詩言後王務農者皆本之后稷而謂之曾孫

信彼南山維禹甸田見反之的的音勻原隰曾孫
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董氏曰南山終南山也○毛氏曰甸治也鄭氏
曰禹治而丘甸之六十四井為甸甸方百里居
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
孔氏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丘十六
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
為井計之則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
匠人既云十里為成既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
謂之洫是甸在其中傍一里以治洫成出兵車
一乘為七十五人而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
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
有五百夫之田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樂
一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土地差多則

得容五百人也傳說少康盡舉大衆故與出賦
異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并間有洫同也畎澮
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則丘
甸之法禹之所為的的墾辟貌孔氏曰墾耕其
地辟除艸萊以成柔田也釋訓云的的田也原
隰解見皇皇者華○孔氏曰曾者重也自曾祖
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王氏曰疆者為之大
界理者衡從其溝塗長樂劉氏曰疆謂有夫有
畛有塗有道有路以經界之也理謂有遂有溝
有洫有澮有川以疏道之也○毛氏曰南東或
南或東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于溝則畝南矣
其遂南入于溝則畝東矣○孔氏曰信乎彼南
山之野本禹所治董氏曰雍州之山荆岐既旅
終南敦物則禹固治之矣○長樂劉氏曰周京

於錫南距于山其田獨廣也○朱氏曰將言原
隰墾闢之事故推其始○王氏曰言信彼者以
見幽王之時王政衰矣不明乎得失之迹者聞
有道先王之事則疑其不能如彼故也○左傳
齊國佐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長樂劉氏曰南
東其畝者順地勢及水之所趨也○鄭氏稍人
注曰丘乘讀與維禹敷之之敷同其訓曰乘賈
公彥疏曰鄭據韓詩為說敷是軍陣故訓為乘
彼詩帶帶是均田之意是以酌酌為帶帶也

上天同雲雨于付反雪雰雰芬云反益之以霏亡
革反霏音木既優音憂既渥烏學反既霑既足生
我百穀

爾雅曰冬為上天○朱氏曰同雲雲一色也將

雪之候如此○毛氏曰雰雰雪貌○爾雅曰小
雨謂之霏霏○鄭氏曰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
小雨潤澤則饒洽山陰陸氏曰三辰之事雪則
欲盛而徧故於雪言雰雰雨欲微而潤故於雨
言霏霏○說文曰漫澤多也從水憂聲詩曰既
漫既渥

疆場音亦翼翼黍稷或或於六反曾孫之穡以為
酒食畀以寤反我尸賓壽考萬年

毛氏曰場畔也前漢書張晏注至此易主故曰
易○孔氏曰翼翼然閑整○毛氏曰或或茂盛
貌○鄭氏曰斂獲曰穡畀予也○丘氏曰與尸
謂獻熟食拜酌齊獻尸是也與賓謂助祭之賓
酌齊獻尸尸因酌以酢賓并祭未燕同姓於燕
寢是也此祭始終用酒食之事○長樂劉氏曰

疆場翼翼謂八家一井各有疆場萬井縱橫左
右翼翼也黍稷或或謂萬井基布廣野或或成
文也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者公田所牧以為酒食祭祀陰陽和萬物遂而
人心歡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
也

中田有廬力居反疆場有瓜是剝邦角反是菹側
居反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音戶

鄭氏曰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
後漢注春秋井田記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
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
私也○丘氏曰公田百畝內除二十畝為八家
治田之廬○董氏曰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
家每家廬舍二畝半於畔上種瓜前漢書食貨

志瓜瓠果蒹植於疆場○毛氏曰剝瓜為菹也
鄭氏曰剝削淹漬以為菹○鄭氏曰祜福也○
孔氏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
就田須有廬舍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所以
便地也王氏曰疆場有瓜則地無遺利矣瓜新
熟獻於天子乃為菹以供祭祀○鄭氏曰獻於
先祖者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息營反牡享弓祖考執其鸞刀
以啓其毛取其血腎音聊

丘氏曰清酒清潔之酒也言祭則惟鬱鬯拜五
齊是用若玄酒示不忘古而已三酒諸臣之所
酢非祭用也凡氏曰鬱金香州煮之以和鬯鬯
釀秬為酒也五齊一泛齊二醴齊三盎齊四緹
齊五沈齊三酒一事酒二昔酒三清酒○毛氏

曰駢牡周尚赤也孔氏曰三代祭其廟各用其所尚之毛色周尚赤故郊廟用駢牧人云陽祀用駢牡注以陽祀為宗廟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孔氏曰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毛以告純也孔氏曰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注幽謂血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韋昭曰物色也是毛以告純血以告殺孔氏曰亦楚語文韋昭云明不因故也膏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孔氏曰膏者腸間脂也以脂膏合之黍稷實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郊特牲曰取胙膏燔燎升首執陽也定本及集注皆以此注為毛傳無箋云兩字○鄭氏曰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乃納亨時孔氏曰大

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納亨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充人云碩牲則贊注云助君牽牲入告肥是獻之也○長樂劉氏曰王躬執鸞刀以啓牲耳之毛豆薦其血蕭蒸其膏王氏曰執其鸞刀者以親殺也子孫之養其祖考當自致其力故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取胙膏乃退注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為上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王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毛氏曰烝進也朱氏曰或曰冬祭名○董氏曰苾苾芬芬香氣上達也○鄭氏曰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孔氏曰先祖於是美大報以大福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倬陟角反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音嗣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音芸或耔黍稷薿薿更起反攸介攸止烝之承反我髦音毛士

毛氏曰倬明貌○孔氏曰甫大也○朱氏曰十千公田所取之數也鄭氏曰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

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其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孔氏曰鍾容六斛四斗○橫渠張氏曰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朱氏曰陳舊粟也○毛氏曰耘除艸也耔雖本也孔氏曰前漢食貨志云后稷始畝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田畝長終畝一畝三畝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中苗葉以上稍耨壟艸因墾其土以附苗根此成壟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疑然而盛也附根即出雖本也○朱氏曰薿茂盛貌○王氏曰介助也止息也○毛氏曰烝進也髦俊也○蘇氏曰一成之田歲取萬畝以為國用○朱氏曰取其陳以食農人言積之久而有餘於是存其新而

散其舊以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
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
而有序如此則無紅腐而不可食之患矣○蘇
氏曰是以親適南畝而視其耘耔助其勤力止
其怠惰○朱氏曰進我俊士而勞之也毛氏曰
治田得穀俊士以進○蘇氏曰進其髦俊者如
漢龍力田之類歟○前漢食貨志曰或耘或耔
黍稷儼儼○東萊曰今者指周盛王之時也言
周王適南畝以勞農見農夫散布田野或耘或
耔而其黍稷穦穦然而盛乃相助而休息之又
於間進其髦俊者以勞勉之古者士出於農而
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怕為農野處而不
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秀民即詩所
謂髦士也

以我齊音資明與我犧許宜反羊以社以方我田
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牙稼反田祖以祈
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朱氏曰齊與梁同曲禮曰稷曰明梁此言齊明
便文以協韻爾毛氏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
孔氏曰肆師祭之日表盞盛告潔注云梁六穀
也器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
也○孔氏曰羊言犧謂純色又曰郊特牲曰社
稷太牢則四方之神亦太牢此獨言羊以會句
○毛氏曰社后土也孔氏曰中庸云郊社相對
郊是天則社是地后土者地之大名也鄭駁異
義以為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
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
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句龍職主土地

故謂其官為后土死以配神社而祭之。○左傳
 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
 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
 祀之周弃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前漢郊祀
 志云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稷者
 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
 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為之主禮如宗廟詩
 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注冢大
 也土土神謂大社也田祖稷神也方迎四方氣
 於郊也孔氏曰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禘注云
 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
 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此祀在
 秋而并言四方蓋秋成報功則總祭社為陰祀
 其犧用純黑色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

朱氏曰四時迎五行氣於郊以五帝五官配焉
 木之帝曰太皞官曰句芒火之帝曰炎帝官曰
 祝融土之帝曰黃帝官曰后土金之帝曰少皞
 官曰蓐收水之帝曰顓頊官曰玄冥。○鄭氏曰
 臧善也御迎也。○毛氏曰田祖先嗇也孔氏曰
 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脊官蓋章注云田祖
 始耕田者謂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
 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
 也。○周禮籥章曰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
 土鼓以樂田畯。○王氏曰田祖者生而為田畯
 死而為田祖若樂工之死而為樂祖也。○孔氏
 曰甘雨者以長物則為甘害物則為苦。○毛氏
 曰穀善也。○鄭氏曰以絜齊豐盛與我純色之
 羊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丘

氏曰所以祭社與方者由我田盡善農夫喜慶
之故也○孔氏曰至前孟春又以琴瑟及擊其
土鼓以迎田祖之神而祭之以求甘澍之雨王
肅云大得我稷黍以善我男女言倉廩實而知
禮節也王氏曰作樂以御田祖祈甘雨農事終
則有始也祈甘雨所以介稷黍介稷黍所以穀
士女樂歲則士女多賴故也○釋文旅本又作
盥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于輟反彼南畝田峻子峻
反至喜攘如羊反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以效反
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鄭氏曰饁饋也○王氏曰畝大抵以南為正故
每曰南畝○鄭氏曰田峻司畷今之畷夫也漢
百官表鄉有畷夫職聽訟收賦稅○蘇氏曰攘

取也○毛氏曰易治也王氏曰禾易禾生樂易
也長畝竟畝也○朱氏曰有猶多也○毛氏曰
敏疾也○孔氏曰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畝
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竝饁饋也○蘇
氏曰於是田峻至而喜之取其左右之饋而嘗
之以知其旨否○朱氏曰言其上下相親之甚
也○蘇氏曰民盡力於禾其生竟畝如一庶幾
終善且有於是王無所譴者曰農夫敏矣○東
萊曰此章言省耕之時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
峻往來其間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也
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曰攘者喜之甚而取之疾
以言其相親無間也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
預知其收穫終當善而且多矣曾孫不怒農夫
克敏者言農夫能敏於田事如此王者無由譴

怒也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於農則怒矣
 蓋其喜怒欣戚專在於農也洛人稱張全義曰
 張公他無所好見嘉穀大爾則喜爾正此意也
 曾孫之稼如茨徐私反如梁曾孫之庾羊主反如
 坻直基反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
 梁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鄭氏曰稼禾也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孔氏曰
 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為屋
 蓋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王氏曰茨者如
 束茅而積之者也○毛氏曰梁車梁也孔氏曰
 孟子十二月與梁成梁謂水上橫橋橋有廣狹
 得容車渡則高廣者也故以比禾積○鄭氏曰
 庾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孔氏曰釋水云
 水汜曰坻是水中之高地也○毛氏曰京高丘

也爾雅云絕高為之京○朱氏曰箱車箱也如
 茨言其密比也如梁言其穹隆也○董氏曰如
 坻則鱗比而出也如京則絕高者亦非一矣○
 鄭氏曰見禾穀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處之
 萬車以載之○蘇氏曰言黍稷稻粱無所不有
 也○東萊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所生莫
 非曾孫之稼也鄭氏以稅言之陋矣執訊獲醜
 戰士之慶也黍稷稻粱農夫之慶也蓋農夫視
 黍稷稻粱之豐以為天下之美盡在此矣不知
 其他也此詩後二章皆述前二章之意三章所
 言述首章今適南畝勞農之事也故曰曾孫來
 止田畯至喜四章所言述二章以御田祖祈福
 之事也故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自曾孫之稼
 以下所謂大福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孔氏曰序不言思古者楚茨至此文指相類承上篇而略之也大田多稼既種章勇反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以丹反耜倣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孔氏曰種擇其種也○朱氏曰戒飭其具也○毛氏曰覃利也繫辭曰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釋文曰京云耜耒下耜也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說文曰耜耒端木也耒手耕曲木也耜勑丁反○孔氏曰王肅以倣為始載為事○毛氏曰庭直也○鄭氏曰碩大也若頌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多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孔氏曰耕必二耜相對共發一尺之地故計而耦之也修耒耜具田器孔氏曰磁

箕之屬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櫛陳耜可拔而事之孔氏曰此出於農書以冬至定故極極於地與地平至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於極則舊陳之耜可拔○蘇氏曰取其利耜而始有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王之所欲李氏曰凡民之所以勤於農功如是者則以曾孫是若故也言民皆順曹孫之意○東萊曰大田多稼總言之也既種既戒以下至於卒章自始及末以次陳之也稼雖有如嫁女有所生之訓不必訓稼為種也
既方既臯才老反既堅既好不稂音郎不莠餘久反忝起居反其螟莫庭反騰徒得反及其蟲莫候反賊無害我田穉音稚田祖有神秉畀炎于沾反

鄭氏曰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孔氏曰穗上已有孚甲也孚者米外之粟皮故種者一孚二米言一皮之內有兩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之在人表其種於地則開甲始生。毛氏曰實未堅熟曰阜稂童梁也釋文曰童稂州也說文作節云稂或字也禾粟之秀生而不成者謂之童節也秀似苗也孔氏曰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秀若粟之有秕秕似粟秀似苗也。董氏曰秀秕州也。國語注云秀似稷而無實食心曰螟食葉曰螽食根曰蠹食節曰賊孔氏曰皆釋蟲文陸璣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螽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蠹蝼蛄也食苗視為人患舊說螟螽蠹賊

四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捷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說文曰穉幼禾也

○釋文曰秉執持也畀與也。○鄭氏曰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長樂劉氏曰穀粒之生先有房甲而後充實既實矣而未充蒲曰阜既阜矣而未黃綻曰堅既堅矣而未充剪刈曰好而無稂秀孔氏曰稂秀苗既以禾實亦類粟若擇種去其細粒鋤禾除其非類則無復稂秀矣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孔氏曰蟲災禾穉者偏甚王氏曰田穉再生之稻也去其害苗稼之物而可以養再生之稻。○孔氏曰田祖有神乎則為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使消亡也此禱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為證夾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穉

張氏曰三代盛時必無蟲患天下之田盡墾何處不種縱或有之亦人未覺察必豫早能去其害雖有山林故澤亦人以時出入漚停水陂不得生也且不論盛時故災害不作直人謀足以勝之蝮螟之類其本易於蝗又况古人除田害亦易得人只於采芑價三千乘要以百井之民除一井之民患計之為不難○釋文東韓詩作卜卜報也

有滄於檢反萋萋七西反興雨祈祈巨移以雨于付反我公田遂及我私假有不獲戶郭反穉此有不斂力儉反穉才計反假有遺秉此有滄穉音遂伊寡婦之利

毛氏曰滄雲興貌長樂劉氏曰人將降雨則地氣上騰蒸為濕潤滄浸萬物萋萋雲行貌祈祈

徐也○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孔氏曰穉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又曰聘禮云四秉莒注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管穉名也若今萊易之同刈稻聚把有名為管者掌容注云米禾之秉管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百管謂一穉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管四把耳米之管則五升○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不斂管亦音穉滄穉滄漏之禾穗也○鄭氏曰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而不暴疾王氏曰雲欲盛盛則雨雨欲徐徐則入土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正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孔氏曰民見雲行雨降婦之

於君曰此雨本主為雨我公田耳因遂及我之
私田百穀齊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獲
不斂遺秉滯穗故聽鰥寡取之以為利長樂劉
氏曰穉謂穗之低小刈獲之所不及者穉謂刈
而遺忘束縛之所不及者秉謂束而輦載之所
不盡者滯謂刈而折亂秉獲之所不逮者皆緣
豐稔農夫之力所不能盡取而於寡享其遺利
○朱氏曰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
寡共之蓋既足為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
不然則粒米狼戾不殆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
乎○董氏曰韓詩作有奔淒淒呂氏春秋作有
晻淒淒○釋文滄漢書作黧○孔氏曰定本集
注稼作積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來方禋

音因 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國語內表過曰精意以享禋也○鄭氏曰騂用
騂牲也黑用物牲也孔氏曰周禮牧人云陽祀
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陽祀南郊及宗廟陰祀北
郊及社稷毛分騂黑為二牲鄭以騂異為二色
故引牧人騂黝以明騂黑為別方之牲非謂祭
在陽祀陰祀之中也○長樂劉氏曰王以其西
成乃出郊省民之斂也○孔氏曰時耕者皆以
其婦之與子同饁彼農人於南畝之中田峻之
官至喜樂其勤故得成獲王氏曰喜其趨獲事
也○陳氏曰王所來之方致其禋祀以為報董
氏曰鄭康成以來方為四方不知來方禋祀則
以其所至之方兩禋祀也○孔氏曰其牲或赤
或黑與其黍稷之粢盛以獻以祀神饗之而報

以大福長樂劉氏曰王者所出山川原隰之有神護民之稼穡者靡不祭之示愛其民而為之祈福也○朱氏曰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東萊曰來南方則用騂牲來北方則用黑牲獨舉騂黑者孔氏所謂略舉二方以為韻句是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於良反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音昧韎音閣有奭許力反以作六師毛氏曰興也○王氏曰洛水東都之所在也○毛氏曰泱泱深廣貌○孔氏曰君子諸侯也○鄭氏曰茨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毛氏曰韎韎者茅蒐染艸也一曰韎韎所以代韠也鄭氏

曰韎韎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韎韎韎也○孔氏曰韎韎是蔽膝之衣合韋為之駁異義云韎艸名齊魯之間言韎韎聲如茅蒐陳留人謂之舊天子六軍○孔氏曰奭赤貌○王氏曰瞻彼洛水而思古之明王見其地而不見其人也先王會諸侯於東都於是爵命諸侯君子至此福祿如茨者言能爵命之厚也韎韎有奭以作六師者使服韎韎之韎而作六師也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先儒以為左傳所謂韎韎之附注是也朱氏曰言諸侯至此洛水之上受寵錫之厚而又師天子之六師以討有罪也○陳氏曰諸侯來朝天子適有征伐之事故寵之以卿佐之任○東萊曰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故毛傳以洛為宗周之浸水洛水雖出於京兆上洛西

山然其流尚微此詩所謂洛蓋指東都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韉補項反琫必孔
反有琫賓一反君子萬季保其家室

毛氏曰韉容刀韉也琫上飾琫下飾也孔氏曰
韉今刀鞘也容者容飾琫琫即容飾也天子玉

琫而珣音遙琫諸侯盪徒黨反琫而璆音蚪琫

大夫鐻音遼琫而鏐力幽反琫士珣力計反琫

而珣琫孔氏曰琫似琫說文曰琫蜃甲也爾雅

曰黃金謂之盪其美者謂之鏐鏐即紫磨金也

白金美者謂之鐻珣蜃屬而不及於蜃用其甲

以飾物。董氏曰此本出於三朝禮故許慎以

此證書。王氏曰韉琫有琫者言既爵命又其

賜予備物如此。○長樂劉氏曰天子尊賢樂善

非徒爵命之於一時又將延年迨其子孫俾克

安於封土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

季保其家邦

朱氏曰同猶聚也丘氏曰同俱也謂俱聚於諸

候之身。○丘氏曰家邦猶家室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

讒諂竝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孔氏曰古

者有世祿復有世祿世祿者直食其倦人之祿而

不居其位子若復賢則民父位矣。○朱氏曰此詩

四章皆美賢者之類功臣之世德譽文章威儀之

盛似其先人以見不可廢絕之意蓋周之先王於

國之子弟盡其教養之方故其成就若此雖更幽

厲之衰而不忘也。○陳氏曰小人在位欲以引進

其私人故不使賢者之後復居其位而棄絕之
裳裳者華其葉湑思叙反兮我覲之子我心寫兮
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氏曰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也○鄭氏曰
覲見也○長樂劉氏曰之子謂賢者功臣之子
孫也○丘氏曰寫喜而舒寫也○譽處見蓼蕭
○陳氏曰華葉上下相承而俱茂以興賢者前
後相繼而榮顯也○朱氏曰夫能使見者悅慕
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董氏曰裳古文作常
今為裳者或篆體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覲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
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毛氏曰芸黃盛也○蘇氏曰黃色之上也有章
有文也其文粲然如華之盛也○朱氏曰有文

章斯有福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覲之子乘其四駱音洛乘
其四駱六轡沃若

丘氏曰言白者取韻便也○駱解見四牡○朱
氏曰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
之是以似之

鄭氏曰君子斥其先人也○朱氏曰言其先世
之君子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
則無所不有是以其子孫肖似之而如此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章三百三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二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三

桑扈之什

桑扈音戶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長樂
劉氏曰君臣以言其朝廷也上下以言其風俗也
朝廷風俗之禮而謂之文者尊卑異位也親疎異
情也長幼異序也內外異宜也往來異守也動而
相交合而相紀莫不成文而中於異理序其品則
曰人倫也序其義則曰禮文也朝廷所以綱天下
之風俗不可以一日無之也

呂氏曰桑扈之詩俗則君臣肆其心易其事矣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音戶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交交往來貌桑扈竊脂
也李氏曰桑扈有二種爾雅曰桑扈竊脂鳩鷄
剖葦此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舟此一種也

對剖葦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肉也對竊舟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色也爾雅有竊毛皆謂淺色淺色淺白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竊脂者言之此則陸農師之說也○毛氏曰鶯然有文章○蘇氏曰胥辭也毛氏曰胥皆也○鄭氏曰祐福也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之觀視而受之喻君臣以禮濼威儀升降於朝廷則天下示觀視而仰樂之○蘇氏曰幽王直情而恣行無復禮文濼度思古之君子樂循禮義以受天福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畢邦反毛氏曰領頸也長樂劉氏曰領所以首出於身者欲有作為未動其羽而先奮其領文綵四張鶯然可愛也屏蔽也王氏曰屏之為物禦外以

蔽內也○蘇氏曰樂循禮義則足以屏萬艱矣之屏之翰百辟音壁為憲不戢莊立反不難受福不那

毛氏曰翰幹也孔氏曰釋詁云楨翰幹也舍人曰楨正也築墻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墻兩邊障上者也憲法也○鄭氏曰辟君也戢斂也○毛氏曰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多也○蘇氏曰王者屏翰四方而為諸侯法苟不以禮自戢難而求肆情焉則亦不足以受多福矣王氏曰戢則不肆難則不易肆則放逸易則傲慢動不以禮非所以受福故戢而難然後受福多也

兕徐履反觥古橫反其觶音蚪旨酒思柔彼交匪斃五報反萬福來求

鄭氏曰兕觥罰爵也○朱氏曰觥角上曲貌頌
作球春秋穀梁傳作斛與此字同穀梁注曰斛
球然角貌○董氏曰字書作兕觥其斛說曰
兕角可以為飲者也後世作觥誤也許慎說文
作兕觥其斛斛角貌旨美也思語辭也○蘇氏
曰旨酒之和柔而兕觥之設所以常自戢難也
○朱氏曰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剔無事於求福
而福反求之矣○前漢五行志詩曰兕觥其觶
旨酒思柔匪徼匪徼萬福來求注謂飲酒者不
徼幸不徼慢剔福祿就而求之也○東萊曰兕
觥如卷百壘觥竝陳剔不必指為罰爵如此詩
剔指為罰爵也彼者指古之人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放表反鴛放良反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

物有道自奉養養有節焉孔氏曰幽王殘害萬物
奉養過度是以思古明王也

呂氏曰楚茨至鴛鴦八篇皆陳古以刺今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
者廣其義也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此
亦皆其將縱散時也○孔氏曰舉一物以興其
餘也鴛鴦匹鳥鄭氏曰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
則為雙性馴耦也○孔氏曰月令云羅罟畢翳
注云罟小而柄長謂之畢釋器云鳥罟謂之羅
畢羅異器○鄭氏曰君子謂明王也○毛氏曰
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
畢掩而羅之孔氏曰小者未能飛待其能飛而
後取之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

掩。○王氏曰於其飛然後畢之羅之則不取其
 卵弋不射宿故也。○鄭氏曰交於萬物其德如
 是則宜壽攷受福祿也。長樂劉氏曰先王之制
 禽虫之微如鴛鴦者凡民取之亦有禁令不可
 常取也必遂其生生育種類照養既就然後于
 飛于飛之時乃可手畢以網之張羅以待之也
 苟非禮樂刑政之治于其民而中和決於風俗
 則仁民息物之道其能反於是耶是以舟車所
 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
 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以言
 萬物之戴乎其德與天無二也君子萬年福祿
 宜之者謂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人以為宜也
 鴛鴦在梁戢莊立反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鄭氏曰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遐遠也遠猶久

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
 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孔氏曰斂其左翼
 以右翼掩之舉其雄者而言耳。張氏曰禽鳥
 竝棲一顛一倒各以左翼斂在內以右翼防外
 患。○長樂劉氏曰戢翼在梁人無害禽之心禽
 亦不疑於人也。○蘇氏曰惟俟其飛而後取故
 其在梁者戢翼而安。○東萊曰此詩獨以鴛鴦
 為興者詩人偶見人之掩捕適有所感耳梁橋
 梁魚梁皆是不必專以為石絕水之梁也
 乘繩證反馬在廐音救推采取反之秣音末之君
 子萬季福祿艾魚蓋反之
 毛氏曰推莖也鄭氏曰推今莖字也。○釋文曰
 推芻也秣粟也。釋文曰秣穀鳥也艾養也。○鄭
 氏曰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劑委之

以莖有事乃子之穀蘇氏曰將用其力則加之
以秣愛國用也長樂劉氏曰王所乘之馬猶或
節儉如此其他服用從而可推矣奉養之節如
此故宜久為福祿所養也蘇氏曰艾老也言以
福祿終其身也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鄭氏曰綏安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缺婢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
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孔氏曰諸
公同姓之公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葢既嘉豈伊異
人兄弟匪他蔦音鳥同與女蘿力多反施以豉反
兮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亦字既見君子庶幾

說音悅擇音亦

毛氏曰興也頍弁貌說文曰頍舉頭貌○董氏
曰頍者圍項而結之也禮緇布冠頍弁無笄者
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四綴則有笄者亦以固
頍弁皮弁也孔氏曰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多
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冠弁
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故
知皮弁也○鄭氏曰實猶是也旨嘉皆美也○
毛氏曰蔦寄生也陸璣疏云蔦一名寄生葉似
當蘆子如覆盆子赤罌恬美女蘿兔絲松蘿也
孔氏曰釋艸云唐蒙女蘿女蘿兔絲毛意以菟
絲為松蘿故言松蘿也陸璣疏云今菟絲蔓連
艸上黃赤如金今令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自
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釋文曰在艸

曰菟絲在木曰松蘿○鄭氏曰君子斥幽王也
 ○毛氏曰奕奕然無所薄也孔氏曰憂則心遊
 不定○鄭氏曰言幽王服是皮弁之疑是維何
 為兮言其宜以宴而弗為也禮天子諸侯朝服
 以宴天子皮弁以日視朝孔氏曰燕禮者諸侯
 燕臣子之禮其經云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
 知天子亦自以朝服燕也女酒已美矣女釂已
 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宴也王氏曰無以為禮
 君子弗非也有以為禮而弗用是乃君子所非
 也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兮皆兄
 弟至親○朱氏曰非他人也○孔氏曰葛與女
 蘿依於松柏松柏存而茂松柏殞而亡是存亡
 在松柏○蘇氏曰兄弟之王譬如葛與女蘿之
 託松柏百不見則憂見則庶幾王樂之王奈何

獨不顧哉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釂既時豈伊異
 人兄弟具來葛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
 怲怲丘今反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鄭氏曰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楊氏曰爾釂
 既時君子之食惟其時物如春則食麥與羊之
 類是也○鄭氏曰具猶皆也○毛氏曰怲怲憂
 感滿也臧善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釂既阜豈伊異
 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蘇薦反死喪無
 日無幾居豈反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鄭氏曰阜猶多也○長樂劉氏曰甥舅謂母姑
 姊妹也妻族也○鄭氏曰將大雨雪始必微温
 雪自上下遇温氣而轉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

雪矣孔氏曰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雹威陽之氣在雨小則溫暖為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搏為雹也威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搏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為之矣○王氏曰有頍者弁實維在首劓言弁在首而不知用禮以稱之劓刺之甚矣○陳氏曰霰雨雪之兆王踈兄弟甥舅亡之兆也○蘇氏曰君子以是知死之無日相是之無幾無所復頍而相告曰苟今夕有酒也君子維以相宴而已不其他矣王氏曰言今夕則不謀來夕之存否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牽胡瞻反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音疾妬丁故反無道竝進讒乃敗必適反國德澤不加於民罔

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董氏曰叔因媾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攷其時將為季孫迎宋公女

間關車之牽兮思變力充反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音活雖無好兮報反友式燕且喜

毛氏曰興也間關設牽也孔氏曰牽無事則脫行乃設之○朱氏曰間關設牽聲也○董氏曰

按說文牽韉也故謂之關又曰牽車聲也車韉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間關為聲又為驅馳其

說本此○釋文曰牽車軸頭鐵也○毛氏曰變

美貌○鄭氏曰逝往也○毛氏曰括會也○鄭

氏曰式用也燕飲也○丘氏曰昏居之心維婦

人是從故思得盛德美色之女往迎之以配幽

王也○朱氏曰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會

而心如飢渴日○孔氏曰凡人之燕飲喜樂須賢友共之疾衰似之甚思賢女之切若迎得此女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鷓音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吟報反爾無射音亦

毛氏曰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鷓雉也孔氏曰說文云鷓長雉陸璣疏云鷓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鷓鷓其尾長肉其美故語曰四足之美有庶兩足之美有鷓辰時也○孔

氏曰碩大也○丘氏曰爾碩女也○鄭氏曰射厭也○丘氏曰茂盛之林集者維雉興王宮之貴宜有碩女居之○朱氏曰以令德來配君子

而教誨之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

與女式歌且舞

與女式歌且舞

朱氏曰旨嘉皆美也言得賢女以配君子剔其嘉如此雖無旨酒嘉穀美德以及賓客然飲食

歌舞有所不能自己孔氏曰人燕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燕不樂矣上云雖無好友以已為主故云已無賢友此言無德與汝以彼

為主故云已身無德○王氏曰樂賢女如此剔厭惡褒似甚矣

陟彼高岡析星歷反其析子洛反新析其柞薪其葉滑思叙反兮鮮息淺反我覲爾我心寫兮

鄭氏曰陟登也○孔氏曰析伐其柞木以為薪其葉滑滑然茂盛丘氏曰柞葉最盛○鄭氏曰鮮善觀見也○陳氏曰析薪者以興昏姻藉兮

我得見爾賢女剔心輸寫而無所憂矣

四廿

高山仰止景行釋文下孟反當不音行止四牡茂
 口反駢駢乎非反六轡如琴觀爾新昏以慰我心
 毛氏曰景大也○朱氏曰景行大道也表記曰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
 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
 之不足也悅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孔氏曰
 四牡之馬駢駢行而不息六轡緩急調和如琴
 瑟之相應○歐陽氏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
 勉其不已之辭也以謂賢雖難得求之不已將
 有得也故其下剔云四牡駢駢六轡如琴者謂
 調和車馬往迎之如首章車牽也使我見王得
 此賢女為新昏剔慰我心矣○說文曰仰欲有
 所庶及也詩曰高山仰止○史記孔子世家曰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表記注云景行行

止詩作行之

車牽五章章六句

青蠅餘仍反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問在反弟君子無信讒言
 毛氏曰營營往來貌歐陽氏曰營營然往來之
 飛聲樊藩也孔氏曰孫炎云樊圃之藩○鄭氏
 曰豈弟樂易也○孔氏曰君子謂王者也○鄭
 氏曰蠅之為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
 亂善惡也前漢昌邑王傳云王夢青蠅之矢積
 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問郎中令遂遂曰陛下之詩
 不云乎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
 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注惡即夫也○
 長樂劉氏曰蛆蟲所變而成者青蠅也其飛之聲
 則營營然亂人之聽其止於物則穢敗之又從而

生蛆後變為蠅其穢敗於物無有紀極也。○陳氏曰青蠅穢不潔之物驅之使去而後還以比小人態狀可惡而又難遠程氏曰讒人之情常欲污白以為黑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孔氏曰讒人為害如此樂易君子無得信受之。陳氏曰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董氏曰營營說文作營營小聲也樊作椹蓋古字也。○東萊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斤且至于几席盤朽之間矣蓋憂之也。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丘氏曰棘謂植棘為藩也。孔氏曰棘榛即為藩之物。○鄭氏曰極猶已也。○李氏曰四國四方也。○前漢注曰樂易之君子不當信讒人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士中反讒人罔極構古豆反我二人

毛氏曰榛所以為藩也。○鄭氏曰構合也合猶交亂也。○朱氏曰已與聽者為二人。孔氏曰謂見讒之人與人君也。○李氏曰當是時小人得志凡賢者無不被讒矣而獨曰構我二人者蓋主見讒者而言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蝶息列反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直林反酒莫衍反淫液音亦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孔氏曰酒誥注云齊色曰酒沈酒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然使酒然俱醉顏色齊同也。○鄭氏曰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為正卿士。○孔氏曰樂記

說樂之遲云咏嘆之淫液之則淫液遲久之意也
○後漢孔融傳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
過也

歐陽氏曰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此詩五章
其前二章陳古如彼其後三章刺時如此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直乙反籩豆有楚穀戶交反
核戶革反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音皆鍾鼓既
設舉酬市由反逸逸大侯既抗苦浪反弓矢斯張
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音其爾爵

鄭氏曰筵席也初即席也孔氏曰司凡筵注云
鋪陳曰筵藉之曰席○丘氏曰左右謂據筵上

左右之人○毛氏曰秩秩然肅敬也蘇氏曰秩
秩有序也楚列貌穀豆實也鄭氏曰豆實菹醢
也○孔氏曰穀是總名此文穀核與籩豆相對

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為穀魏風曰園有桃梅實
之穀是在籩之物亦為穀也○鄭氏曰核籩實

桃梅之屬孔氏曰桃梅有核之物籩人云饋食
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榛榛乾梅也內則有桃諸

梅諸謂乾者也○毛氏曰旅陳也○鄭氏曰和

旨猶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鍾鼓於是言既

設者將射改縣也孔氏曰天子宮懸階間妨射

位故改懸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

弟子贊工遷樂于下琴瑟之樂尚遷之明鍾鼓

之懸改之矣大射不言改懸者諸侯與臣行禮

略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

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

鍾磬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朱氏曰舉酬舉

所奠之酬爵也又曰按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

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酌賓曰疇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遂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徧也○毛氏曰逸逸往來次序也大侯君侯也鄭氏曰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孔氏曰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射供虎侯熊侯豹侯設鵠天子之射張三侯也大射中車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三侯也抗舉也孔氏曰按大射前期三日可馬命量人中車張三侯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其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為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鄭氏曰大侯張

而弓矢亦張節也○朱氏曰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孔氏曰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射賓射皆六耦也○鄉射禮司射比三耦於堂西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御射注云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鄭氏曰獻猶奏也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毛氏曰的質也孔氏曰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侯中畫為獸其中射處皆二尺射義云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則以的為正鵠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

也祈求也○朱氏曰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觴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也○蘇氏曰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鄭氏曰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燕衍烈祖其非祭與既安賓然後改縣以避射孔氏曰行莫至安賓之後而行大射既旅然後張侯及弓孔氏曰既旅之後止飲而行射事君之所射大侯既舉而張之其衆射之弓矢於斯亦張比其射夫而耦之既耦然後拾發孔氏曰大射禮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更也將行也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求勝以爵其不勝○禮記射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養也

○東萊曰按大射儀雖前期三日張大侯然不繫左下綱與鄉射同雖不言將射命張侯遂繫左下綱亦可互見也鄭氏偶忘互相備之例遂以為舉鵠而棲之於候殊不知舉二尺之鵠安得謂之大侯既抗乎

籥余若反舞笙鼓樂既和奏燕衍苦且反烈祖以洽戶浹反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古雅反子孫其湛都南反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音求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鄭氏曰籥管也詳見簡兮○毛氏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長樂劉氏曰籥舞文武也干舞武舞也言文則武見矣言笙鼓則八音舉矣○鄭氏曰丞進也衍樂也○王氏曰烈業也孔氏曰有功烈之祖○鄭氏曰洽合也○孔氏曰百禮

事神之衆禮也。蘇氏曰百禮九州諸侯所獻以助祭者所謂庭實旅百也。○毛氏曰壬大也。○丘氏曰林衆也。鄭氏曰壬任也。謂卿大夫也。林諸侯也。○朱氏曰錫神錫之也。○鄭氏曰純大也。○朱氏曰嘏福也。鄭氏曰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鄭氏曰湛樂也。○蘇氏曰載則也。○董氏曰仇匹也。所謂耦也。○王氏曰室人主黨也。○蘇氏曰康安也。毛氏曰酒所以安休也。○朱氏曰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玷康圭謂玷上之爵也。○董氏曰崔靈思集註以一章為大射二章為燕射。○王氏曰大射禮為將祭擇士故也。既祭矣於是乎燕燕則又射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其飲也常以射射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籥舞笙鼓

樂既和奏則所謂有備樂也。烝術烈祖以洽百禮則所謂有備禮以成之也。○朱氏曰百禮禮之備也言其禮之盛大也。既錫爾福及爾子孫皆獲湛樂也。○王氏曰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則於是又射矣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則賓主皆善射矣賓黨射則手敵主黨入射則又手敵丘氏曰手敵對手之耦也。○孔氏曰酌彼安休養病之爵以飲不中者也。丘氏曰以其養老養病故曰安爵。○蘇氏曰以奏爾時薦之以時物也。賓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於力反曰既醉止威儀音仙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於力反曰既醉止威儀忒忒必反是曰既醉不知其秩。毛氏曰反反言重慎也。蘇氏曰反反顧禮也。幡

幡失威儀也。蘇氏曰：幡，幡輕數也。遷徙也。屢數也。○王氏曰：僂僂，軒舉之狀。○毛氏曰：抑抑，慎密也。孔氏曰：謂慎禮而密，盡必，必，媒，媾也。董氏曰：字書以必為儀，毛以為媒，媾，蓋溺於儀而不知禮，此宜以其媒，媾終也。○董氏曰：秩序也。○孔氏曰：此章陳幽王燕賓失禮之事，賓初升筵，尚溫溫然和柔而恭敬，未醉之時，威儀猶能反，反然重慎，至於既醉，幡幡失威儀。鄭氏曰：賓初，即筵之時，能自勅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舍其本坐，迂嚮他處，長樂。劉氏曰：君臣賓主各有定位，以象天地日月之居其所也。今則舍其坐而遷其位，是君臣可得而亂也。賓主可得而易也。數教起舞，僂僂然長樂。劉氏曰：舞之奏各有其時，非可以屢也。武公疾之又重言之。

云其未醉尚守威儀，已醉威儀乃必，必然而媾，媾是曰既醉，不自知其常禮，昏亂無次。董氏曰：犯貴朝廷，犯齒社席，所謂不知其秩也。

賓既醉止，載號，胡毛反，載，呶，女交反，亂我籩豆，屢舞，僂僂起，其反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音尤，側弁之，俄五何反，屢舞，僂僂，素多反，既醉而出，竝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毛氏曰：號，呶，號呼，謹，呶也。孔氏曰：喝，呶也。僂，僂，舞不能自正也。說文曰：醉，舞貌。○王氏曰：僂，僂，傾側之貌。○鄭氏曰：郵，過也。朱氏曰：郵與尤同。側，傾也。俄，傾貌。○毛氏曰：僂，僂，不止也。○鄭氏曰：出猶去也。孔甚令善也。○蘇氏曰：此章申言其亂而終誨之也。王氏曰：言人之始末，嘗不治，終始至於亂。○歐陽氏曰：刺王之君臣上下飲。

酒既失威儀又號呶雜亂邊豆亦無次序至於
屢舞孔氏曰已醉則不自知其過矣○長樂劉
氏曰但見側其弁俄然而頽矣○孔氏曰教起
舞僂僂然又不能止○長樂劉氏曰福謂徹俎
歸胙也上下皆醉受福而歸可也○鄭氏曰實
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說伐其
德也孔氏曰醉前無失為有德既醉為愆以處
之是伐其德也○朱氏曰飲酒之所以甚美者
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東萊
曰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該賓所
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雷遂出卿大夫皆出所
謂既醉而出也竝受其福當取劉執中鄭康成
兩說合觀之其義乃足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

臧不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大音泰怠匪言勿言
匪由勿語魚據反由醉之言俾出童殺音古三爵
不識矧夫忍反敢多又

毛氏曰立酒之監佐酒之史董氏曰立之監以
監之佐之史以書之古之慎禮如此○朱氏曰
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
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式解見式微○朱氏曰
謂告也○鄭氏曰由從也○毛氏曰殺羊不童
也鄭氏曰殺羊之性牝牝有角○鄭氏曰三爵
者獻也酬也酢也孔氏曰禮有獻酢有旅酬及
無筭爵旅與無筭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
獻也酬也酢也○王氏曰凡此飲酒則非特幽
王之朝而已○孔氏曰飲酒初時或有醉者或
有不醉者復設法以逼之○鄭氏曰立監使視

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王氏曰立
監史本防人之失禮儀也不醉者正其禮儀則
善也醉者失其禮儀則不善也今反以醉者為
善恥彼不醉者而強之以酒○孔氏曰不醉者
監與史反恥而罰之是使之小大盡醉舉坐皆
猶在也○朱氏曰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
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
勿語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殺矣設言必
無之物以恐之也孔氏曰使汝出童首無角之
殺羊費其無然之物欲使息也○丘氏曰此為
飲酒者設法也為主用者不從世俗所謂飲
酒之法立監佐史無使過醉怠慢無禮又當立
酒令云非可言之言不得言非可用之語不當
語若有用醉人之言則罰之以童殺女飲至三

爵已昏然無所識矣况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
戒之也王氏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小人者
三爵則已醉而無所識矣矧敢多於三爵而又
不已且其沉湎淫泆如是甚矣○孔氏曰禮主
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人飲而又酌以酬
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而
指獻酬酢為三爵者言行三爵飲之時非謂人
飲三爵也○長樂劉氏曰幽王飲酒必與羣衆
小人男女弗問而立監命史俾臨視巡省在會
之人罔得弗醉也衆醉則淫乱邪無穢雜褻瀆
百醜興焉而王用以為娛不醉則不為百醜無
以娛於王反恥而罰之俾之必醉衆皆醉矣淫
乱邪惡穢雜褻瀆無所弗至勿從謂告之也或
恥而弗為矣而俾大怠者謂酒于酒荒于色悖

于禮瀆于幾皆大懈于厥政者常人則以為憂
幽王則以為樂故立史監戒其勿言幸其昏迷
而大怠用以為歡焉匪言勿言者厥有醉劇而
才於淫穢巧于悖亂匪可以言者則褒而美之
用以為樂慎勿言其非恐愧厥心而弗復肯為
故云匪言勿言也其醉而善於悖亂遠拂人倫
之事謂之匪由由道也匪由之人常常延納勿
語于外畱之以為吾王一笑之歡也有敢道及
醉人之非者罰以童殺殺無童者俾之必出所
以困其不能慎言也是以有不得已而與其燕
飲者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又恥於其心亦為
淫亂故三爵之後洋洋然昏矣醉矣睡而不寤
矣不識不知矣矧敢多飲而又寤哉此二句武
公所以自度也幽王繼宣王至治之後未易遽

失其天下其不道不如是之甚申侯豈能殺之
也蓋由諸侯疾怒無有救之者是足以見其詳
焉嗚呼禽獸之所弗為而幽王為之其滅亡乃
自取之也又豈申侯所能為哉○東萊曰淳于
髡說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灋在傍御史
在後秦王趙王會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奏御
史前書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趙王
鼓瑟蘭相如請秦王擊瓠顧召趙御史書之曰
某年某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瓠此古人君燕飲
之制猶存於戰國者也或立之監即執灋也鄉
射注所謂立司正以監察儀灋者也或佐之史
即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劉執
中解此章雖多牽強忿激失詩人溫柔敦厚之
意然論酗酒之害深切詳明故并錄之

魚藻音早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胡老反京將不能以自樂音洛故君子思古之武王馬鄭氏曰萬物失其性者王政教衰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長樂劉氏曰先王之於昆虫禽獸也網罟有制爵羅有時田獵有候弋射有規不社殺以戕其生不過用以存其類則其仁不曰不至矣然上有所恤物之制而下無恤物之心天下至廣萬類維蕃雖欲恤而全之亦不可得恤而全之也是以先自于鄉遂次及於八州建伯立正分師列長尊乎道德之賢以為司徒用總厥教以鄉三物為本有禮以格其違有樂以和其戾有政以矩其心有刑以復其本明五常者吾民之所日用也又豈有於物

而不仁於昆虫而不恤哉○王氏曰憂在天下不為小己之得失故謂之君子○孔氏曰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居鎬京武王為姬刺王將喪鎬京故陳武王也

呂氏曰魚藻之詩與孟子所謂惟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及王制旱乾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之義同魚在在藻有頌符云反其首王在在鎬豈苦在反樂飲酒

朱氏曰興也藻解見采蘋○毛氏曰頌大首貌○說文曰鎬武王所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鄭氏曰豈亦樂也○歐陽氏曰魚在在藻者言萬物之得其性也王在在鎬者謂武王安其樂也毛氏曰無以依藩藻為得其性○孔氏曰氏

何所在乎在於藻也藻是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頡然其大首也。長樂劉氏曰夏月之時淺水生藻陽氣在外魚亦從之不潛于淵而在于藻也有頡其首者出游水面則露其首故是其頡大也

魚在在藻有莘所中反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毛氏曰莘長貌長樂劉氏曰有莘其尾者餽蒲無虞則戲於水面既升而露其首又降而露其尾莘然其長矣。李氏曰樂豈但倒其文以便韻耳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乃多反其居鄭氏曰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芣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直遙反不能錫命以禮教色角反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孔氏曰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燧燧大鼓有冠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冠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太太子申候怒乃與繒西夷大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長樂劉氏曰君子見其禍亂必起於是故曰見微而思古焉采芣采芣筐音匡之管音舉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乘證反馬又何予之玄袞古本反及黼音斧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芣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為藿三牲半羊豕芣以藿王饗賓客有半

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孔氏曰公食礼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茶也滑藿草之屬是也以鼎煮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醎酸乃盛之於鉶謂之鉶羹○孔氏曰王肅云筐筥受所采之菜○毛氏曰君子謂諸侯也玄衮卷龍也又曰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孔氏曰玉藻注云龍卷畫龍於衣卷字或作衮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衮龍衮是龍之狀也○鄭氏曰及與也○朱氏曰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劉氏曰菽薄物采以為藿然而不可不敬故或筐之或筥之况諸侯之君乎故當有以厚錫予之也蘇氏曰采菽猶設筐筥以待之而况諸侯乎○陳氏曰雖無予之者好之之心無已也上公九章其服用

衮古之諸侯豈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詩人取其賜予之至厚者爾○東萊曰上公之服九章玄者衣之色也衮者畫之於衣九章之第一章也黼者繡之於裳九章之第八章也玄衮及黼皆謂上公之服也

感音必沸音弗檻胡覽反泉言采其芹巨斤反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巨依反其旂淠淠匹獎反鸞聲嚙嚙呼惠反載駟七南反載駟音四君子所屆音界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感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孔氏曰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氏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鄭氏曰芹菜也以為藿亦用待君子也用禮芹藟雁醢○毛氏曰淠淠動也嚙嚙中節也王氏曰嚙嚙言其

聲之細聲之細則無敢馳驅故也○蘇氏曰駕者既服而三之曰駟四之曰駟董氏曰載駟則駟也載駟則駟也○長樂劉氏曰屆至也○朱氏曰感涕檻泉則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觀其旂見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歐陽氏曰詩但述諸侯來朝車服之盛可觀爾其曰君子所屆者乃言君子所至車旂如此之盛爾如鄭所說詩及序文皆無之

赤芾音弗在股音古邪似嗟反幅音福在下彼交匪紓音舒天子所予樂音洛只音止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朱氏曰輿也○毛氏曰諸侯赤芾邪幅幅福也所以自備束也孔氏曰左傳曰帶裳幅為內則亦天福則此服名福而已○鄭氏曰芾太古教

膝之象也孔氏曰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如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為之孔氏曰鞞鞞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古者衣皮此存其象故知以韋為之玉藻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脰本曰股邪幅如今行膝也孔氏曰邪纏於足謂之邪幅說文曰膝緘也各行膝者言行而緘束之福束其脰自足至膝故曰在下○朱氏曰交際也○毛氏曰紓緩也○朱氏曰言諸侯見于天子恭敬齋遠不敢紓緩也蓋因其服以起興曰赤芾在股則邪幅在下矣彼交匪紓則天子所丁矣是以錫

之命而申之以福祿也鄭氏曰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人謀鬼謀也○董氏曰天子之命則有命爵有命服有命車其命之則路車乘馬玄衮及黼是也古者發大命頒爵祿必自其先祖廟下不敢專則以德受命其得於神也宜矣○荀子勸學篇云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頌其身詩曰彼交匪紆天子所予維柞子落反之枝其葉蓬蓬步公反樂只君子殿多見反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牌延反左右亦是率從

鄭氏曰興也○毛氏曰蓬蓬盛貌殿鎮也孔氏曰軍行在後曰殿取鎮重之義故曰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孔氏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

○荀子儒效篇云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朱氏曰左右諸侯之臣也○長樂劉氏曰柞之所以有枝以衛其株枝之所以有葉以庇其幹者皆由根本堅固氣脉盛大俾之然也根本天子也枝葉者諸侯也氣脉者朝廷之寵命也故葉之蓬蓬者根本氣脉之所及然則葉之蓬蓬反以衛其裊株而為之堅固猶天子寵錫諸侯俾之茂盛反能殿天子之邦而益朝廷之固也故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王氏曰萬福攸同則所謂竝受其福也○朱氏曰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孔氏曰服虔曰平平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左傳魏絳曰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

君子萬福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杜預注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釋文曰韓詩作便便云爾雅之貌

汎汎芳斂反楊舟紼音弗纜力馳反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其維反之樂只君子福祿脆頰尸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紼紼音律纜纒也孔氏曰釋水云紼編維之紼紼也編纒也孫炎曰紼大索也李巡曰紼竹為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紼繫也然則紼訓為紼紼是大組編訓為纒纒又為繫正講舟之止息以組繫而維持之○釋文曰纜韓詩云笮也葵揆也脆厚也戾至也○鄭氏曰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纒以行之○蘇氏曰天

下之諸侯撫之則懷棄之則去亦如舟之無定耳○歐陽氏曰紼纜維舟如天子以爵命維持諸侯爾毛氏曰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王氏曰君子所樂樂王能以義揆之也君子事主以義而已苟王無義以揆之則誕或見信忠或見疑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則君子小人而無樂矣○丘氏曰樂只君子有功德而天子揆之又以福福厚之也○朱氏曰於是又歎諸侯優游而至於此也呂氏曰王以信義朕諸侯優游而不迨○釋文曰脆韓詩作毗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呼報反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孔氏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

前漢書杜鄴曰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感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為作也

驛驛息營反角弓翩正然反其反矣兄弟昏姻無昏息徐反遠矣

毛氏曰興也驛驛調和也董氏曰許慎作鮮鮮角弓言用角低印便也若作驛則訓色先儒以驛取其調和則字當作鮮鮮與驛同音○朱氏曰角弓以角飾弓也孔氏曰弓人以六材為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相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翩反貌○鄭氏曰昏相也○歐陽氏曰弓之為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嚮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李氏曰九族我親之則附疎之則離亦如角

弓翩然而反○蘇氏曰是以告之使無相遠也鄭氏曰骨肉之親無相疎遠相疎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爾之遠矣民昏然矣爾之教矣民昏傲矣

鄭氏曰爾幽王也昏昏也○歐陽氏曰王與骨肉如此則下民亦將倣上之所為也

此令兄弟綽綽處若反有裕羊樹反不令兄弟交相為瘡羊主反

鄭氏曰令善也○毛氏曰綽綽寬也裕饒瘡病也○朱氏曰言王化之不善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王氏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者交相愛故也不令兄弟友相為瘡者交相惡也○孔氏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亏已斯亡

世三卷

七五

鄭氏曰良善也○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毛氏曰爵祿也○王氏曰民喪其良心不參彼己之曲直躬自薄而厚責於人也則各相怨於方方○朱氏曰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已愛已之心愛人使彼己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王氏曰受爵不讓專利而有之也至亏已斯忘怨之所歸駭之所集故也歐陽氏曰貪爭不已至於亡身也

老馬反為駒音拘不顧其後如食音嗣宜餽於據

反如酌孔取

毛氏曰餽飽也○呂氏曰孔取甚取也○鄭氏曰見老人反侮慢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過已亦將然毛氏曰已老矣而孩童慢

之○孔氏曰此舉馬以喻之○朱氏曰已多而宜飽矣其酌之所取亦已甚矣○東萊曰言民不知長少之義慢老而雲之父兄反聽於子弟所謂老馬反為駒也彼慢老者獨能長少而不老乎所謂不顧其後也其快意不顧如食者但知稱其餽飽之欲酌者但知多取曾不少加斟量也

蜀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音

鄭氏曰毋禁辭說文云毋止之也○毛氏曰猱猿屬陸氏州木疏曰猱狒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獲長臂者為猿塗泥也附著也微美也○鄭氏曰屬連屬也說文曰屬連也○長樂劉氏曰小人之為不善皆其所自能不必教之也

今幽王又踈薄骨肉為不善於上以倡之是教
猥升木也小人樂於不善而王又益之以不善
之教是以塗塗附其墜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
以為上之道也故陳為王之道曰君子有微猷
小人與屬也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
五品為之孝友此之謂微猷○王氏曰君子有
微猷於此則小人與屬於彼矣○東萊曰親親
長長之道乃民之良心非由外鑠也且其與屬
而不敢解也

雨于付反雪漚漚符驕反見峴乃見反曰音越消
莫肯下避嫁反遺式居婁力住反驕

孔氏曰漚漚雪盛貌王氏曰其來之衆而漚漚
○毛氏曰峴日氣也說文曰峴日光也○蘇氏
曰遺予也○釋文曰婁王肅云教也○鄭氏曰

雨雪之盛漚漚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則雪消
釋矣○蘇氏曰雨雪之漚漚盛也見日而消矣
王族相怨毒王苟有意綏之亦釋然解矣呂氏
曰見峴曰消謂君子有微猷也雨雪之消喻小
人道消也○王氏曰雨雪漚漚見峴曰消者譬
之君子自昭明德以在民上則民之惡德消矣
今王曾莫予之居於其上而屢驕焉而何以化
彼哉歐陽氏曰謂王不以恩意不及九族而自
為驕傲也○董氏曰漚韓詩作庶○釋文曰見
韓詩作臙音於見反云臙見日出也曰韓詩作
聿劉向同劉向疏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
日治故為秦秦者通而治也詩云雨雪漚漚見
峴聿消○東萊曰王之不肯降心下與族人者
以其居於驕慢而不可移也婁驕猶所謂屢空

言其驕之非一也

雨雪浮浮見晁曰流如蠻如髦音毛我是用憂

毛氏曰浮浮猶漣漣也王氏曰積之高則浮浮

○長樂劉氏曰浮浮言積之厚而浮於地上也

流者流而太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孔氏曰髦

西夷之別名牧誓曰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彼

髡此髦音義同○歐陽氏曰言骨肉相殘如夷

狄無禮義仁恩也王氏曰粲然有文以相接雖

然有思以相愛中國之道也中國道盡則如蠻

如髦矣如蠻如髦是謂大亂故我是用憂也○

東萊曰一章戒王無信讒佞而遠九族二章言

王苟遠之非徒王族之乖離也民皆將化之矣

三章四章五章遂言民皆化之兄弟宗族始則

相病已而相怨相爭奪而不止已而暴蔑其尊

老而不顧俗之薄極矣皆王化之也六章復嘆

世乖族薄王又從而導之猶教稼升木以塗附

塗宜其易也困慨然而思上之化下速於影響

導之以惡既易如此况於有善道以化之小民

其有不與屬者乎七章言風俗薄宗族乖離其

勢雖如雨雪漣漣之可畏王苟篤於親則洗然

如雪之見日羣慝眾怨無復存矣奈何其不肯

降心而式居婁驕也惟其驕所以不降惟其不

降所以九族不親惟其九族不親所以天下化

之驕者其病本也八章申言雨雪浮浮見晁曰

流其易消如此奈何王方且視宗族如髦蠻而

不之顧則浮浮之雪豈有消流之望乎詩人之

所憂也

角兮八章章四句

菀音鬱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丁仲
反諸侯皆不欲朝直遙反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音悼無自暱焉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毛氏曰菀茂木也○鄭氏曰尚庶幾也○孔氏
曰王肅孫毓皆以上帝為斥王○毛氏曰蹈動
也暱近也○歐陽氏曰靖安也○蘇氏曰君子
之願此於王譬如行道之人無不庶幾息於茂
柳者○孔氏曰王其心變動不恒王氏曰但謂
上帝甚蹈者不敢斥言幽王之惡諸侯相戒無
往親近之必將得罪王氏曰幽王暴虐其蹈人
甚矣則人皆欲自遠無欲自暱也○陳氏曰且
俾我安之以待其改惡從善而後我至焉言朝
王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歎例反焉上帝甚蹈無自瘵側
界反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毛氏曰愒息也王氏曰愒小息也瘵病也○李
氏曰邁往也宣王之時諸侯之朝猶曰我友敬
矣讒言其興令幽王暴虐如此則諸侯之朝其
速駭也宜矣○歐陽氏曰後予邁焉謂待其可
往朝則往焉

有鳥高飛亦傳音附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
予靖之居以凶於

鄭氏曰傳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
極至於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
無常人不知其所屆王氏曰有鳥高飛亦傳于
天者尚有所極也彼人之心于何其臻者其難
及甚矣○東萊曰前二章猶欲靖以待幽王之

改然後往朝此章言幽王之心不可測度不知其悛改之期也故嘆曰曷為予靖以待之乎幽王方且自居以凶暴驕矜其惡日熾也於是乎絕意於王室矣居以凶矜即角弓所謂式居婁驕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自古聖賢之論治亂每言夫居焉

莞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三百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四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張丈反民衣服不貳音二從七容反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扶又反見古人也鄭氏曰服謂冠弁衣裳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孔氏曰在上衣服有常能使民德歸一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由德行有常故服不変。○長樂劉氏曰先王之於萬物育之必有其道取之必有其時用之必有其制然後品彙之微各得正其性命也故其域天下之心也必有禮以範其尊卑必有樂以固其分義必有政以一其猷為必有刑以興其法守民之用於萬物也皆有常数不敢過也不敢

不及也上以是率於下下以是事於上苟不如是無以容於其身也故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先王之治於斯為亟矣然則裘笠撮帶雖則未儀有以見民德之歸一也

董氏曰緇衣公孫尼子作也其書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序蓋雜出於古之遺言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下孟反歸于周萬民所望音士

毛氏曰彼彼明王也○鄭氏曰城郭之域曰都孔氏曰都者聚居之處○朱氏曰都王都也○呂氏曰都人士者即喪服傳所謂都邑之士所以別野人也○朱氏曰黃黃狐裘色也玉藻曰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士不衣狐白辟君也君子大夫士也孔子曰黃衣狐裘○孔氏曰狐之黃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鄭氏曰于於也○毛氏曰周忠信也陳氏曰周錫京也○鄭氏曰古明王時都人士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其容貌既有常言語又有灋度文章丘氏曰不惟衣服容貌言語之有常其所行之行又歸於忠信表裏如一故為下民所仰望而取灋也○孔氏曰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偽都邑尤甚故舉古以駁今也○左傳襄十四年楚子囊卒君子謂子囊忠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

乎周萬民所望也服虔注云逸詩也孔氏曰
緇衣注云此章毛氏有之三家則士今韓詩寔
無此旨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
以為逸也

彼都人士臺笠音立緇側基反撮七活反彼君子
女網直留反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音悅

鄭氏曰臺夫須也陸璣州本疏云舊說夫須莎
州也可以為蓑笠以臺皮為笠孔氏曰笠本禦
暑因可以禦雨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
獸者諸侯貢屬焉州笠而坐尊野服也前裘則
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毛氏曰緇撮緇布冠
也○朱氏曰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孔氏曰緇
布冠制小故言撮若是帛為玄冠則有制度不
得言撮○呂氏曰君子女者貴人之女所以別

民女也○毛氏曰網直密直如髮也○張氏曰
都人士始論長民者次論都人之士女一章言
長民者數不言女二章以下統言男女也○呂
氏曰禮不下於庶人則長民者所齊野人有不
與也○王氏曰臺笠緇撮在野與眾皆作之服
也緇直如髮則其德性之善也鄭氏曰其情性
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鄭氏
曰病時皆奢淫我不復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
之而憂也

彼都人士克耳琇音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
不見兮我心苑於粉反結

毛氏曰琇美石也○孔氏曰王肅云以美石為
瑱塞實其耳○朱氏曰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
為姑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

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孔氏曰常武曰王謂尹氏春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世為公卿周之舊族也韓奕云為韓姑相攸言汾王之甥左傳鄭石癸曰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是姑與周室為昏姻也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也。○李氏曰周之所謂尹吉如晉之所謂王謝也。○鄭氏曰苑猶屈也積也。○孔氏曰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為之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音權髮如蠶勑邁反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毛氏曰厲帶之垂者孔氏曰厲垂帶之貌禮大帶垂三尺。○王氏曰厲大帶也。○鄭氏曰蠶螿

虫也說文曰長尾為蠶短尾為蠶尾末捷其言反舉也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者也孔氏曰鬢傍短髮不可斂則因曲以為飾邁行也。○王氏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也朱氏曰思之甚也。○釋文帶作帶云本亦作帶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餘音餘我不見兮云何盱喜俱反矣。

鄭氏曰伊辭也盱病也朱氏曰盱望也。○蘇氏曰帶由其自餘而垂之董氏曰人帶垂三尺則帶自有餘矣髮由其自揚而卷之言古之為容者亦從其自然而非強之也朱氏曰言其自然開美不假脩飾也。○鄭氏曰思之甚云何乎我今已病矣。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王氏曰明
威之朝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今幽王之時反此故
賦采綠之詩以刺焉○長樂劉氏曰周襲商制王
畿之外疆天下為八州州建牧以統七卒也卒建
正以統三連也連建帥以統兩屬也屬建長以統
五國國建侯以統其民而所以教之者三焉教之
耕以足其衣食也教之文以興乎道藝也教之武
以防其亂也國有不順則正之以州州有弗制
則正之以卒卒有弗制則正之以州州有弗制然
後大司馬提六軍起鄰牧正之以九伐之法則王
者之師未有踰時而在外者故男無久役女無怨
曠也幽王失道諸侯不朝九伐之法猶存而大司
馬不能呼吸天下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不能正其
所部而鄉遂之兵久戍于外過期不反與古異矣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弓六反予髮曲局其玉反薄
言歸沐

毛氏曰興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鄭氏曰綠

王芻也爾雅曰芻王芻郭璞云芻葍也今呼鴟

脚莎○董氏曰楚辭曰資葍施以盈室王逸云

終朝采葍今攷鄭氏說以為王芻則當逸時字

為葍矣○毛氏曰兩手曰掬局卷也○李氏曰

薄辭也○鄭氏曰綠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

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毛氏曰予

髮曲局薄言歸沐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朱

氏曰沐蓋以待君子之歸也蘇氏曰予髮曲局

矣庶幾君子之歸而沐之

終朝采藍盧諉反不盈一襜尺占反五日為期六

日不詹音占

鄭氏曰藍染艸也孔氏曰藍可以染青月令仲夏無刈藍以染○毛氏曰衣蔽前謂之襜孔氏曰李巡云衣蔽前衣蔽膝也○朱氏曰詹與瞻同五日為期公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長樂劉氏曰既踰於期猶未瞻見也六日不詹未久也尚且望而憂之又况於遲久而弗歸耶○後漢書劉瑜上疏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

之子于狩尺救反言韋勅亮反其弓之子于釣音弔言綸之繩

鄭氏曰之子謂其君子也于往也○孔氏曰韓謂射訖弛弓納于韋中也○鄭氏曰綸釣繳也孔氏曰釋言云絲綸也則綸是繩名說文云繳

生絲綸也則釣與弋射其繩皆生絲為之弋是繫繩紛紛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繩於釣竿也絲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又接縱謂之繩縱也○丘氏曰言是子往獵我則為之納弓于韋中往釣我則為之緝繩于竿今遠行從役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陳氏曰此怨辭也想象其居家時所有之事而怨也○朱氏曰望之切愛之之深也

其釣維何維魴音防及鯁音叙維魴及鯁薄言觀古玩反者

孔氏曰上章兼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章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董氏曰維魴及鯁薄言觀者言其得魚之多使觀者樂也○丘氏曰君子善釣如此今久而不歸故思而述之也○釋文曰

觀韓詩作觀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古報反潤天下卿士不能
行召上照反伯之職焉鄭氏曰陳宣王之德召伯
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孔氏曰嵩高言王命
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
功相當故知宣王之時芄芃蒲東反黍苗陰雨膏
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力報反之

毛氏曰興也芃芃長大貌悠悠行貌○蘇氏曰
宣王國申伯于謝使召公往營之召公之勞行
者猶陰雨之膏黍苗哀今不能而思之也鄭氏
曰召伯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勞來

勸說以先之

我任音壬我輦力展反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

歸哉

毛氏曰任者鄭氏曰有負任者○孔氏曰謂器
物人所負持輦者鄭氏曰有挽輦者○孔氏曰
輦車人挽以行車者鄭氏曰有將車者○孔氏
曰此轉運載任則是大車以駕牛者也牛者鄭
氏曰有牽傍牛者傍薄浪反○孔氏曰罪隸云
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
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
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此營
謝即封國也宜使罪隸牽傍其牛也上文既云
將車者謂車中有牛而將之下文又云牽傍牛
者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
牛人云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
以載公任器注云牽傍在轅外挽牛不與將車

同也○鄭氏曰集猶成也○丘氏曰蓋不定之辭也孔氏曰蓋者為疑辭亦為發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敢辱決禮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王氏曰召伯之遇役夫如此○丘氏曰召伯知其勞苦憂思故皆憂呼而諭之曰我負任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俟我南行之功已集蓋云歸哉謂解之使說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毛氏曰徒行者御車者鄭氏曰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師者旅者鄭氏曰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徒○孔氏曰旅屬於師徒行御車乃是師旅之人別而言之歷數以類上章也○王氏曰召伯

之遇征夫如此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鄭氏曰肅肅嚴正之貌○毛氏曰謝邑也後漢

志南陽郡宛縣本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

謝城○朱氏曰謝功謝邑之事也○鄭氏曰營

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王氏曰召伯營謝

功之肅成征師之威定申伯之宅平淮夷故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載寧

原隰解見皇皇者華○毛氏曰土治曰平水治

曰清○鄭氏曰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

其泉水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王氏

曰原隰既平則疆其土田故也泉流既清則理

其清洫故也○東萊曰天子于萬姓者也大臣

慮四方者也方伯分一面者也申伯之體勢不

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為卿士豈得辭其憂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真知職分者也彼幽王近不能察犬戎之既以復宗周何暇經略江淮之間乎此詩人以思古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反既見君子其樂音洛如何

毛氏曰興也○孔氏曰下隰曰隰桑宜在濕潤之所隰之近畔宜桑以今驗之實然也○毛氏曰阿然美貌難然盛貌○鄭氏曰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孔氏曰阿那是枝

葉條垂之狀○朱氏曰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是君子則其樂如何哉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烏酷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長樂劉氏曰沃謂長茂光潤如膏之飲也毛氏謂沃柔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於糾反既見君子德音孔膠音交

毛氏曰幽黑色也孔氏曰難為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柔輒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長樂劉氏曰謂老大則漸幽黑也膠固也○王氏曰德音孔膠者其德音之所及人附離之甚固也○東萊曰是詩三以隰桑為興皆形容樂見賢者之精神情意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鄭氏曰遐遠也朱氏曰遐與何同表記作瑕○

鄭氏注曰遐之言胡也○朱氏曰謂猶告也表

記引遐不謂矣注謂猶告也○丘氏曰詩人自

道其愛賢之意○李氏曰我心誠愛君子雖遠

在野豈不能遠告之哉左傳鄭伯亭趙孟子產

賦隰桑趙孟曰武諸受其卒章注云趙武欲子

產之見規誨○董氏曰中心藏之結於心也○

李氏曰何日忘之思賢者之心無日而已也王

氏曰爾雅所謂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東

萊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賢者宜有以告

眾人眾人固無以告賢者也是詩方思賢者而

遽欲謂之何其犯分躐等歟蓋慕用之極與賢

者為一体思竭吾忠愛以裨補之其中其否有

所不知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音花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

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

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于偽反之作是詩也鄭氏

曰申姜姓之國也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如其字也

是謂幽后孽支度也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已不正

故也○孔氏曰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

為字也孽者藥也樹木斬而復生謂之孽以適子

比根幹庶子比支孽孟子曰無易樹子玉藻云公

子曰臣孽注云孽當為桮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

支孽也適子當為庶子之所宗故稱宗也

程氏曰詩以刺王序誤作后字自下國化之以

下言當時事如此詩中所不及也詩大意刺王

專寵失上下之分

白華管音姦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毛氏曰興也白華野管也已漚為管孔氏曰釋

州云舍人曰白華一名野管漚之柔韌異其名

謂之為管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管耳○孔氏

曰刈白華已漚以為管又取白茅纏束之○鄭

氏曰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陳氏曰我申后

也○蘇氏曰白華則漚以為管白茅則用之裏

束物之美惡其用各有其所興尊卑上下各有

其分王氏曰管譬則后也茅譬則妾也今王亂

貴賤之序而棄遠我俾我窮獨失所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毛氏曰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

微不著無不覆養孔氏曰以今觀之有雲則無

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

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

則清旦為昏亦是露之雲也○陳氏曰雲為質

而露為澤○程氏曰天步時運也毛氏曰步行

也猶如也張氏曰猶似也○鄭氏曰猶圖也天

之道雲蒸露降則菅茅皆被其潤王如以道則

嫡妾當均被其寵今天運艱難而之子不猶是

道也張氏曰英英白雲且均露及菅茅何天步

艱難而之子不若是乎

漚符彪反池北流浸子鳩反彼稻田嘯歌傷懷念

彼碩人

毛氏曰漚流貌○孔氏曰言其北流是目所觀

鄭氏曰豐鎬之間水北流○丘氏曰碩人謂幽

王也○程氏曰小水微流尚能浸漚稻田王之

崇高尊大而反不能通流其寵澤念此所以嘯歌而傷懷也○說文曰澆水流貌詩曰澆沈比流徐鉉曰沈沈沼之沈通用此字今別作池非是徒何切

樵 徂焦反彼桑薪印五網反烘火東反于堪市林反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孔氏曰樵者薪之一名樵彼桑薪猶薪是獲薪也少儀云抱樵注云朱燃曰樵○毛氏曰桑薪宜以養人者也印我也烘燎也堪桂竈也孔氏曰桂者無釜之竈其上然火謂之燃本為此竈止以燃火照物若人之火爐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桂音志○歐陽氏曰樵彼桑薪印烘于堪者物失其所也桑薪宜爨烹飪而為燎燭棄妻自傷失職也鄭氏曰人之樵取彼桑薪宜

以炊養饁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桂灶用昭事物而已○蘇氏曰譬如申后之賢不獲偶王而棄之於外也○程氏曰興王之捨嫡后之尊而專寵於嬖人也維彼王之崇大而所為如是所以勞傷我心言之子者直謂是人也言碩人者言其居尊大之位而所為如是也

鼓鍾于宮聲聞音問于外念子惓惓七感反視我邁邁

說文曰惓愁不申也亦作慘慘朱氏曰惓惓憂貌○王氏曰邁邁然遠我而不顧也歐陽氏曰邁往也○毛氏曰邁邁不說也○毛氏曰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丘氏曰如幽王心寵褒姒而聲容必見于外不可掩也念幽王寵褒姒而

遠我則嘗慄然而憂思幽王視我則愈邁邁然而踈遠也程氏曰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慘慘然憂戚而會不能感動視我邁邁而去○朱氏曰鼓鐘于宮則聲聞于外矣念子慄慄而反視我邁邁何哉○釋文曰邁韓詩及說文竝作師孚吠反韓詩云意不說好許云狼怒也

有鷺音秋在梁有鶴呼各反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毛氏曰鷺禿鷺也鄭氏曰鷺之性貪○孔氏曰梁魚梁也○蘇氏曰鷺鶴皆以魚為食然鶴之於鷺清濁則有間矣今鷺在梁而鶴在林鷺則飽而鶴則饑矣幽王進衰似而黜申后譬之如養鷺而棄鶴也歐陽氏曰言二物皆非其所處如妻不宜居正位而妻不宜被遠棄也○

程氏曰今王使我不得其所足以傷心鷺鷺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鄭氏曰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鳴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鳴○王氏曰鷺鷺能好其匹於止得其所止雄鳴相從不失其性也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者幽王無良不一其德鷺鷺之不如也

有扁遑頭反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疪都禮反兮

毛氏曰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孔氏曰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蘇氏曰扁卑貌疪病也○蘇氏曰石之施於履者乘石也石之扁然下者可施於履之卑而不可施於貴譬如人之賤者可以為妾而不

廿四卷
可以為后言物各有所施之不可改也陳氏曰
扁然之石可履以乘車其受任不過於此今王
以卑人而加之上位而遠棄申女何也○歐陽
氏曰棄妻指此石常在入下如妾正當在下爾
今之子遠我而進彼使我病也李氏曰此詩人
抵與綠衣相類綠衣之詩專以綠衣取譬此詩
則多取譬喻躰雖不同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一
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縣面廷反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
賤不肯飲於鳩反食音嗣教載之故作是詩也鄭
氏曰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
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程氏曰詩序必是同時所作然亦有後人增者

如縣蠻序不肯飲食教載之但見詩中云飲之
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即云教載
絕不成語也

縣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
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毛氏曰興也縣蠻小鳥貌長樂劉氏曰縣蠻聲
也丘阿曲阿也孔氏曰釋丘云非人為之丘李

巡曰謂非人力所為自然生為丘也卷阿云有
卷者阿知丘阿是丘之曲中也○朱氏曰後車

副車也鄭氏曰後車倅車也○孔氏曰夏官戎
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

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
副曰佐○鄭氏曰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

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
廿四卷

者而依屬焉○王氏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刺
大臣我微賤者也我者內之也孔氏曰古者卿
大夫出行士為末介聘禮及聘義皆言士為紹
損○陳氏曰飲食以慰藉之而日受其教誨孔
氏曰教誨雖於人無貴而無仁心亦不肯也故
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是不愛
則不誨也又命後車以載之鄭氏曰車敗則命
後車以載之○孔氏曰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
車故言車敗則載之此大臣之所當施於從行
小臣之事也蘇氏曰黃鳥之止於丘飛行飲食
無不托焉而亦未嘗有厭微臣附於公卿出使
於外柰何曾不飲食教載之哉
縣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徒曰反行畏不能趨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丘隅丘角也憚難也○王氏曰趨疾行
也○李氏曰非敢憚行也但恐其疲勞不能疾
趨耳○大學詩云縣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
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縣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
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丘側丘傍也極至也○李氏曰國語云
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極之為言至也非敢憚
行但恐不能至其所也

縣蠻三章章八句

瓠戶故反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
有牲牢老刀反饗於恭反餼許氣反不肯用也故
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鄭氏曰牛羊豕為牲
繫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餼生曰牽○孔氏曰父

劉云執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於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者為牢也烹人掌外內饗之饗烹奠肉之名故熟曰饗也左氏曰餼宰竭矣餼與牽相對牲可牽行餼是已殺○李氏曰幽王之為人必其所愛者小所廢者大頗弁之詩曰有頗者弁寔為伊何尔酒既旨爾穀既馨言有酒之旨有穀之馨何為不用之以宴同姓同姓之親而酒穀之美猶不肯用則於賓客雖有牲牢饗餼而不肯用乃其宜也幡幡乎煩反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毛氏曰幡幡瓠葉貌○鄭氏曰身熟也熟瓠葉者以為飲酒之蕝也李氏曰瓠葉新生可以為蕝也○王氏曰嘗其旨否然後行獻酬之禮杜氏左傳注曰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

首猶與賓客享之○蘇氏曰傷今幽王雖有牲牢饗餼而不肯用也

有兔他故反斯首炮自交反之燔者煩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孔氏曰斯此也○蘇氏曰有兔斯首言一兔也李氏曰兔以首言猶魚以尾言也○毛氏曰炮加火曰燔○鄭氏曰炮之燔之者將以為飲酒之羞也○蘇氏曰獻主人酌賓也
有兔斯首燔之炙音隻之君子有酒酌言酢才洛反之

毛氏曰炕火曰炙孔氏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鄭氏曰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酢報也鄭氏曰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疇市周反之
毛氏曰疇道飲也孔氏曰酬者欲以疇賓而先
自飲以道之此舉酬之初其賓飲訖進酒於賓
乃謂之酬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士銜反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
不至乃命將率所類反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
詩也鄭氏曰荆謂楚也舒舒鳩舒豳舒庸又有舒
龍謂之羣舒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
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直遙反矣

毛氏曰漸漸山石高峻釋文曰漸亦作漸

鄭氏曰武人謂將帥也○朱氏曰呈暇也○
孔氏曰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戍役不息乃更漸
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長樂劉氏

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者謂所歷之路石皆廉
利傷人之足割馬之蹄不可以賤履也不獨漸
漸而已其高峻峭拔非攀緣則不可以登今五
谿之路莫不如此也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者其
山窮者川斷之也其川盡者山間之也重重相
間遠不可極不曰悠遠乎○孔氏曰鄭氏箋以
勞為勞勞廣闊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
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是口之詠歌不專
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
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歐陽氏曰武人東征不
皇朝矣者謂久處于外不得朝見天子也長樂
劉氏曰困以陟降之勞疹以山嵐之氣既病且
死莫保生還故不皇言於朝覲也○東萊曰解
經不必改字鄭氏以勞為遼非也然孔氏之說

讀詩者所當知

漸漸之石維其卒在律反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
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鄭氏曰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
毛氏曰沒盡也○孔氏曰言所登歷何時可盡
徧也○歐陽氏曰不皇出矣者謂深入險阻之
地將不得出也

有豕白蹄音的丞之丞反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
普即反沈徒河反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毛氏曰豕豬也蹄蹄也孔氏曰釋豕云四蹄皆
白駭駭者蹠疾之言白蹄名之為駭是蹠疾於
餘豕○尔雅曰駭與駭字異義同○長樂劉氏
曰中國有豕純黑為常南蛮有豕無非白蹄也
謂四足連趾皆白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張氏

日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涉波
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孔氏曰離歷也○朱

氏曰畢星名○毛氏曰月離陰星則雨孔氏曰
畢為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洪
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好風者箕也好雨者
畢也鄭氏洪範注曰風土也為木妃雨木也為
金妃故星好為推此而往南宮好陽北宮好燠
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巳所克而得其妃從其

妃之所好故也箕東宮宿也畢西宮宿

也○歐陽氏曰豕涉波而月離畢將雨之驗也
謂征役者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皇及他也
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為言長樂劉氏曰
記征夫遠行之所見也深入蛮夷之域為山川
之所困雨水之所淫戰敵未捷病役相仍救其

生命之不暇何皇及於他事哉○東萊曰長樂劉氏之說其辭切而哀若作於熙寧安南敗事之前則既其文而未既其寔深可懼也若作於熙寧安南敗事之後則三折肱知為良醫深可信也雖未知其為何時要皆有益於學者故特錄之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茗音條之華音花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陳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茗之華芸音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未毛氏曰興也茗陵茗也將落則黃孔氏曰釋州

夫茗陵茗黃華葉白華芟舍人曰黃華名葉白華名芟陸璣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州葉可染皂煮以沐髮即黑如釋州之文則茗華本自有黃有白而箋云陵茗之華紫赤而繁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而黃○蘇氏曰言周室之衰如是華也

茗之華其葉青青 零反 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毛氏曰華落葉青青然蘇氏曰言華已盡矣徒見其葉耳○丘氏曰詩人言知我所遇之世如

此不如不生之愈也

牂子桑反羊墳扶云反首三星在鬻者柳人可以食鮮息淺反可以飽

毛氏曰牂羊牝羊也孔氏曰釋畜云羊牡物牝

祥故知祥羊牝羊也墳大也鄭氏曰三星心
 星也○毛氏曰鬻曲梁也寡婦之筍也○甫田
 鄭氏曰牝羊首小今也羸瘵反首大而身小王
 氏曰牡羊則首大祥羊則首小祥羊而墳首心
 星而照鬻皆不久也毛氏曰三星在留言不可
 久也○鄭氏曰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筍之中
 其云須臾也○董氏曰心出在明堂者王也至
 于將沒而望於魚筍之中其可久乎此以興死
 亡將至也○陳氏曰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言苟
 且一食無望其餘也朱氏曰留中無魚而水靜
 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
 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以望其飽哉

若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艸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貳音佩

以用矣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楚氏曰文王之於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
 之政其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此周
 之所以興也幽王之時兵革不息征伐不休民
 之愁苦甚矣而幽王曾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
 周之所以亡也興亡之鑒豈遠乎哉

何艸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丘氏曰將亦行也○鄭氏曰用兵不息軍旅自

歲始艸生而出至歲勉矣何艸而不黃乎言艸

皆黃也孔氏曰氣則時經寒熱物則華變死生

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王氏曰

無艸而不黃則歲暮矣人可以休息之時也於

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之甚○毛氏

曰何人不將言萬民無不從役孔氏曰言萬民

何人而不為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

何州不玄何人不矜古頑反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鄭氏曰玄赤異色始春之時艸芽孽者將生必

玄長樂劉氏曰州之黃者則又黑腐且將再生

無妻曰矜孔氏曰矜與鰥古今字從役者皆過

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定

民之性也今則州玄由於黃此豈非民乎王氏

曰州既黃而死矣歲暮之時死而復生其色既

玄則又改歲矣○朱氏曰言從役過時而不得

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為非民哉

董氏曰韓詩作何人不輟

匪兕徐履反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毛氏曰兕虎野獸也○孔氏曰率循也○毛氏

曰曠空也○朱氏曰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

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閑暇也孔氏曰役夫苦

是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為常循

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獸無異乎

有芄薄紅反者狐率彼幽州有棧士板反之車行

彼周道

丘氏曰芄毛尾長貌○毛氏曰棧車役車也孔

氏曰巾車有七乘棧車度人乘役車此有棧是

車之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孔氏曰狐本是

州中之獸人非禽獸何為行彼周道之上常在

外野與狐在幽州乎

何州不黃四章章四句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四

何仲不黃四章章四句

和禮典林林遊軒也

世中不德人非畜類何益於國直之土當其

年之游若土所乘之舟也○凡六曰節本長

之○中車亦大車餘也凡人車亦車也節長

此句曰節亦或長也○凡六曰節本長

此句曰節亦或長也○凡六曰節本長

此句曰節亦或長也○凡六曰節本長

此句曰節亦或長也○凡六曰節本長

此句曰節亦或長也○凡六曰節本長

此句曰節亦或長也○凡六曰節本長

光緒戊子湖州陸
心源捐送國子監
藏南學

